

<<鼠药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鼠药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79540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79544

出版时间：2008-08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荆歌

页数：29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鼠药>>

前言

[荆歌按] 在我们住宅小区里，有一个收废品的老头。他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敲响我们家的门铃。他知道到我这儿来，多少会有一些收获，绝对不可能空手而归。我订了几份报纸，有日报、晚报和晨报，还有周报，都是随看随丢，并不保存。还有，大约有十几家期刊，每月都向我免费寄赠。对于这些刊物，我也只是大体浏览一下，就没用了。这些源源不断进入我家的纸张，都由这个老头定期上门收了去。开始，他还用他带来的一杆长枪一样的秤，称一下废纸的重量，每次我都从他手上得到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多则十几元二十几元，少则几元。后来，我决定不要他的钱了。就当是他义务帮我清除垃圾吧，爬这么高楼，不容易。因为接触多了，算是熟人，我也跟他不客气，我说，你如果收到写了字的稿纸，就挑出来送给我看看。

我的想法是，也许能发现一些有文史价值的手稿。我这么想，绝对不是异想天开。南京藏书家薛冰先生，就曾经在废品收购站淘到一大包明清时期的名人信札，只花很少的钱，却得到了十分珍贵的文物。收废品的老头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他非常卖力，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了一大摞“手稿”。不过，却让我啼笑皆非：他拿来的，只是学生作业簿。我对他说，小孩的作业簿不要，要大人写的，比方信什么的，如果是用毛笔写的，就更好了。从此他每次来我家，都做出一副很抱歉的样子，每次都对我说，没收到你要的那种纸，真是对不起！我对他说，没关系，又不是一定要。后来我对他说，你不要每次都跟我说对不起，没有就算了，你不用说，等有的话拿给我就是了。今年春天，他给我送来一大包东西，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。我为他的这种表情而感动。我知道他一直在努力不让我失望，今天，他终于立功了。他一定要我立刻打开这个牛皮纸包，看看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值钱。是的，他用了“值钱”这个词。而我的心，这时候也有点激动，它明显非同寻常地怦怦乱跳，好像这纸包里包着的，真是一些古代名人的信札。不，不一定古代，哪怕是民国，哪怕是建国后的名人手札，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！牛皮纸里包着的，其实只是一些普通人写的信。都是钢笔字，根本不可能是翁同龢、梁启超之流的手迹。我翻看信末的署名，也不是俞平伯和柳亚子，而只是几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名字。信的数量不少，但只是几个人写的：邹峰、邹善、苏惠，还有一个自称“妈妈”的人。捧着这一大包信，我说不出来心里是什么滋味。我正在犹豫是不是把这包信件留下来，老头开口向我要两百块钱。他的贪婪让我感到意外。这么多年来我送了他多少废报纸旧杂志啊，他却要用这一包破信件来向我换取两百块钱！“不要不要，没用的，你拿走好了！”我对他说。“那就给一百块吧。”他开始讨价还价。我很生他的气，说：“五十块也不要。”

<<鼠药>>

你拿走就是了！

” 最后，他还是把这包信件留下来给我，分文未取。

这是个狡猾的老头。

他一定从我的表情判断出，对这包东西，我还是有点儿兴趣的，但它显然并不值钱。

为了今后还能从我这儿免费得到废旧报刊杂志，他决定不要报酬，送给我。

当晚我就坐下来，仔细地看这些信。

看着看着，一个与爱、恨、背叛和谋杀有关的故事便展现出来了。

几个人物，也真实而生动地浮现于字里行间。

我发现，只要将这些信件加以整理，并进行适当编辑，是完全可以成为一部别致的长篇小说的。

这些信件均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，我把它们按年代一分为二，成为上下两部。

题目定为《鼠药》，是因为这些信件中，出现这两个字的地方太多了。

它无疑是这几个人所构成的这部人生戏剧中一件最主要的道具。

<<鼠药>>

内容概要

《鼠药》主要内容：一个收废品的老头给“我”带来一大包书信，它们写于一九七零和一九八零年代。

写信人是邹峰邹善兄弟，以及他们的母亲，还有一个名叫苏惠的女子。

一个关于爱恨、背叛、谋杀和忏悔的故事，就在这些书信往来中缠绵而惊悚地展开。

<<鼠药>>

作者简介

荆歌，一九六 年生于古城苏州。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枪毙》、《鸟巢》、《爱你有多深》和小说集《八月之旅》、《牙齿的尊严》等。

书籍目录

荆歌按上部：一九七零年代[上部附录一]龙卷风[上部附录二]地震[上部附录三]毛泽东逝世[上部附录四]看电影下部：一九八零年代[下部附录一]关于真相[下部附录二]关于孝道[下部附录三]关于死亡[下部附录四]关于责任[下部附录五]关于谋杀

<<鼠药>>

章节摘录

上部：一九七零年代 妈妈： 昨日儿抵三白荡大队，已是薄暮时分。此地贫下中农对我甚好，特将生产队摆放农具的两间仓库腾出，供我居住。一间可睡觉学习，另一间有灶，可烧火做饭。昨晚生产队长还邀我至他家做客，主人热情非常，菜肴丰富，有炒螺蛳、韭菜炒蛋，还有蕃茄蛋汤。他们还请我饮酒，但我不会，故未喝。队长说：“是男人都应该喝酒！”但我想，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，不是来喝酒的。

我们生产队地处水网地区，湖荡遍布。儿居住的地方，即在三白荡畔。白日从窗口便能看到三白荡，浩浩汤汤，极为壮观。夜晚则能卧听呼呼风声，及哗哗浪涛声。当地人歌曰：“芦沟三白荡，无风三尺浪。”有风时湖浪之大，可想而知。故所有贫下中农的屋顶上，都压以大石数块，以防屋顶被风掀掉。儿的房顶，也压以石块，请妈妈放心。

此地临湖，气候凉爽，比起家中，温度略低，因此不觉其热。因风较大，故蚊亦不多，家中带来的蚊帐，尚未挂起。若有蚊子来犯，定会挂起的，无需为儿担心。

总之一切都好，释念便是。儿定会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！儿邹峰 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 [荆歌评注]这个名为“邹峰”的写信者，写得一手好字。他的字粗放中带着—丝娟秀，叫人看了觉得非常舒服。只是语气有点儿半文半白，有点儿滑稽。信写在顶端印有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字样的横格信笺上。信纸已经发黄，但顶端红色的黑体字，却依然鲜艳，红得甚至有些刺眼。

我在地图册上找了半天，苏浙皖赣闽湘鄂川渝这些多水的省份都仔细查看了，却还是没有找到“三白荡”这样一个地名。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邹峰不可能虚构吧，他是给他母亲写信，又不是写小说。

善弟： 我在煤油灯下给你写信。屋中虽有电灯，惜未能用，乃今晚又停电之故。据当地贫下中农称，此处经常断电。黑暗无边，令人油生孤单寂寞之感。我非多愁善感之人，此刻竟为寂寞所困。生而为人，习惯群居，离开家庭，多少有些不适。但若令我即刻回家，我定不愿。好不容易飞鸟出笼，就是死也不愿回去。

众多飞蛾，在煤油灯四周飞来舞去，不时撞击我脸我眼。弟可听说过“飞蛾扑火”的成语？可怜飞蛾，凡扑至煤油灯玻璃罩上，便嗤的一声，跌落进去，堕火而亡。既如此，又为何飞来？盖其为光明而来，不惜生命。它们的死，是重于泰山呢，还是轻于鸿毛？

我们生产队地处水网地区，湖荡遍布，风光旖旎。三白荡乃湖中之翘楚，一望无垠。

<<鼠药>>

当地有民谚云：“芦沟三白荡，无风三尺浪。

”无风尚且有浪，风狂时自然恶浪滔天！

惜我刚来，尚未能见其风急浪高之壮。

三白荡中常有翻船事故发生，生产队长之三妹，便在一次翻船事故中壮烈牺牲。

彼时她们几个妇女摇一船，载大粪自镇上归，不幸于三白荡中翻船。

船上共三人，二死一伤。

队长之三妹善泳，竟亦淹死。

乡间有此一说：善泳者反易溺毙，乃因为水鬼所忌，拖曳而去。

昨晚我在生产队长家做客，队长之母说，三白荡里较多水鬼，夜间常上岸作祟。

她让我夜间若闻敲门声，切勿开门。

你读信至此，一定很害怕吧？

你自幼胆小，见狗都怕。

但我不怕，我从不信神仙鬼怪。

我来已两天，两晚皆平安无事。

心情落寞，若有鬼怪敲门，也许反倒是趣事一桩！

.....

<<鼠药>>

编辑推荐

《鼠药》是一部用书信形式展现的小说，有扑朔迷离却随势展开的情节线索，有特定时代的背景依托，有作者身处事外的冷幽默点评。旧时故事，信式展开——真爱、愤恨和背叛，命运的无奈与挣扎——二三十年前的人物感情与事件，却包纳了现代流行小说的一切要素。怀旧的人可从中感受曾经熟稔的记忆与呼吸，与小说所叙时代有疏离的读者，可据此展开一段别致、新奇的阅读之旅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